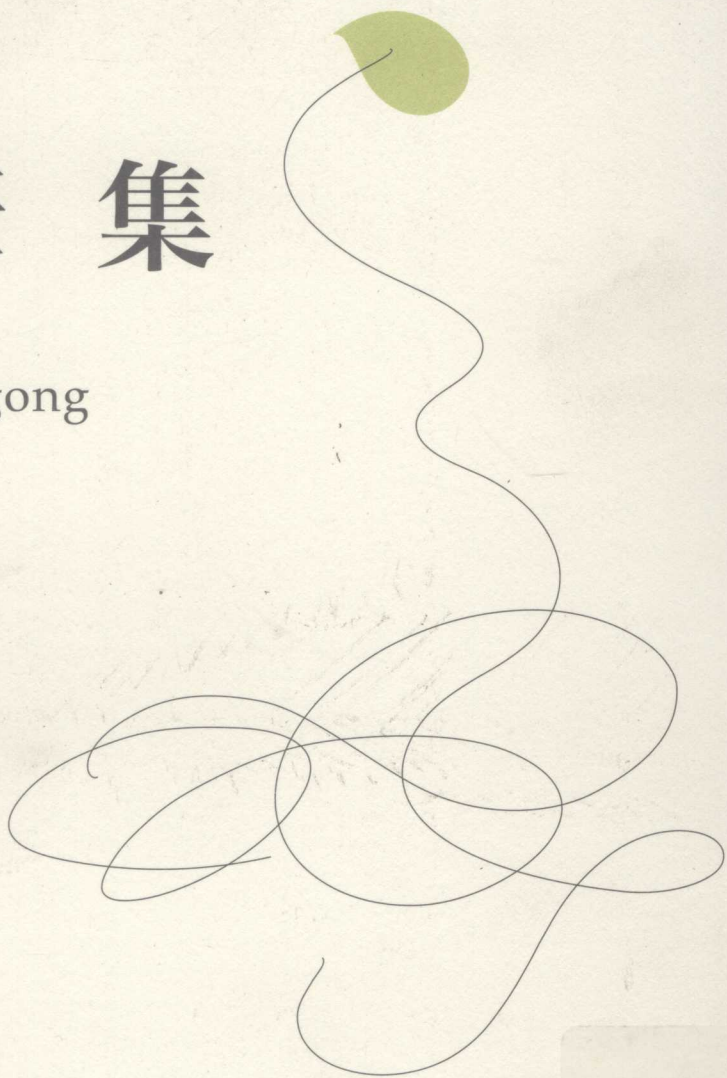


韓
少
功

隨筆集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Han Shaogong



港台書

韓少功隨筆集

7267
2013/10/9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HAN SHAOGONG

韓少功 著



發行人 周渝
社長 徐進鈺
總編輯 王增勇
執行編輯 蔡志杰
助理編輯 廖瑞華
編輯委員 丸川哲史、王瑾、王增勇、白永瑞、汪暉、邢幼田、柯思仁、孫歌、許寶強、夏曉鵬、夏鑄九、馮建三、趙剛、瞿宛文、Chris Berry、Gail Hersatter
顧問 丁乃非、于治中、王振寰、丘延亮、江士林、朱偉誠、呂正惠、何春蕤、李尚仁、李朝津、李榮武、林津如、陳光興、陳忠信、陳信行、陳溢茂、許達然、賀照田、黃麗玲、廖元豪、甯應斌、錢永祥、鄭村棋、鄭鴻生、魏鈞
榮譽顧問 王杏慶、成露茜、李永熾、吳乃德、吳聰敏、林俊義、高承恕、徐正光、梁其姿、蔡建仁、張復、傅大為、鄭欽仁
國際顧問 溝口雄三、蔡明發、濱下武志、Perry Anderson、Arif Dirlik
網址 <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
電郵 taishe.editor@gmail.com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6395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63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韓少功隨筆集 / 韓少功著 - 臺北市：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唐山發行，2011.08
432面；14.8 x 21公分 -- (臺社論壇叢書；16)
ISBN 978-986-86735-1-9 (平裝)
1. 言論集
078 100016779

台社論壇叢書 16

韓少功隨筆集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Han Shaogong

責任編輯 彭明偉
執行編輯 洪嘉寧
封面設計 黃瑪琍
策劃 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
電話 (02) 2236-0556
發行 唐山出版社，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B1
電話 (02) 2363-3072 傳真 (02) 2363-9735
郵政劃撥 0587838-5，戶名：唐山出版社
Email tonsan@ms37.hinet.net 網址 <http://blog.yam.com/tsbooks>
定價 420元 **NR**
出版日期 2011年8月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唐山出版社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感謝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贊助部分編輯費用

編輯說明：

本書為韓少功在台灣出版的首部隨筆集，書中所有篇章均由作者本人精心挑選並分類編排，足以展示三十年來作者思想與感悟的歷程。書稿原為簡體版，為便於台灣讀者閱讀，我們做了簡體轉繁體及校對工作。其實兩岸差異的根本並不在字體之繁簡，而在兩岸長期分治所形成的歷史文化隔閡，為消弭這些文化隔閡，避免台灣讀者誤解或困惑，我們在必要之處加上簡要的注釋。同時，為便於讀者更深入認識韓少功及其作品，書中特別收錄兩篇重要的評論介紹文章以供參考。原本想多附錄一些韓少功散文隨筆年表、中國當代大事年表等參考資料，考量篇幅限制，只得忍痛割愛，將這些資料另行放在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網站上，有興趣的讀者請見網頁：<http://www.newworks.net/newworksv2a/newworks/page1.aspx?no=192129&step=1&newsno=29105>。

我們在編輯整理過程中力求完美，希望呈現給讀者的是一部精品。若有不足之處，尚祈讀者不吝給與我們批評指教。

自序

當代最好的文學，也許是批評——這當然是指廣義的批評，包括文學批評、文化批評、思想批評等各種文字。

這種揣測可能過於大膽。

如此揣測的理由，是因為電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已經告別信息稀缺的時代，進入了信息爆炸或信息過剩的時代。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拐點。在拐點之前，沒有網路、電視、廣播以及發達的報業，文學家是生活情狀的主要報告人；文學作品享受著「物以稀為貴」的價值優勢，更以其具象化、深度化、個性化的特質，成為效率最高和廣受歡迎的信息工具，說明人們認識世界與人生。但在拐點之後，如果不是對文學鑒賞有特別的訓練與愛好，通過波德萊爾去了解法國，通過托爾斯泰去了解俄國，通過魯迅和沈從文去了解中國人，對於一般大眾來說已很不夠用，至少是不太方便。現在的情況是：細節與敘事不再是文學的專利，段子、微博、博客、視頻、報刊、電視劇等都充滿細節並爭相敘事。每天揣著手機和敲擊滑鼠的很多人，不是信息太少，恰恰是苦於

信息太多、太繁、太亂，以至自己的大腦形同不設防的喧囂廣場，甚至是巨大的信息垃圾桶，常處於茫然無緒和無所適從的狀態；就好像一個人不餓，而是暴飲暴食之際需要一個好胃，來消化鋪天蓋地的信息淹沒。

文學當然還能繼續提供信息增量，而且以其具象化、深度化、個性化的看家本領，成為全球信息產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但廣大受眾更迫切、更重要、更廣泛的需求，似乎不再是這個世界再增加幾本小說或詩歌，而是獲得一種消化信息的能力，關係到信息真偽的辨別，信息關係的梳理，信息內涵的破譯和讀解——這不正是批評要做的事情？即使就文學本身而言，當文學日益接近速食化、泡沫化、空心化的虛腫，一種富有活力的批評，一種凝聚著智慧和美的監測機制，難道不是必要的自救解藥？

把批評總是視為文學的寄生物，既不聰明也不公正。體裁本身並無高下之分。從唐詩到宋詞，從宋詞到元曲，從元曲到明清小說……文學從來不會消亡，但會出現演變，包括體裁高峰形態的位移。那麼，在一個正被天量信息產能深刻變革的文化生態裡，批評為什麼不可能成為新的增長點、新的精神前沿、以及最有可能作為的創新空間？批評——那種呼啦啦釋放出足夠智慧與美的批評，那種內容與形式上都面目一新的批評，為什麼不能在一個信息過剩的時代應運而生，成為今天無韻的唐詩和宋詞？

對於未來，我們需要一點勇敢甚至猖狂的想像。

我不是批評家，充其量只是一個批評寫作的學習者。收入這個集子的部份文章，與其說是與讀者對話，不如說首先是與自己對話，是說明自己消化繁雜信息的一點嘗試，以協調感性與理性、實踐與書本，防止消化不良之後的病入膏肓。感謝陳光興、彭明偉等台灣同行的幫助，讓這本文集與台灣讀者們見面。我知道，海峽兩岸受制於不同的社會形態、歷史軌跡、以及文化實踐，展開心智對話並不容易。雙方依據不同的語境，因事立言，因病立方，會形成不同的興趣重點、知識性格、以及言語習慣。但同為中華文化的傳薪者，大家共同努力於批評的寫作和閱讀，因應當下這個萬花筒似的文化大變局，以繼續精神的發育成長，也許不失為與時俱進之舉。

歡迎指教。

二〇一一年三月於海口

目錄

自序
i

第一輯——民族與世界

世界
2

國境的這邊與那邊
24

克服民族主義
37

餓他三天再說
46

笛鳴香港
50

你好，加藤
60

草原長調
79

歲末恒河
91

第二輯——社會與歷史

完美的假定
104

進步的回退
122

自我機會高估 129

人情超級大國 132

漫長的假期 149

「文革」為何結束 178

民主：抒情詩與施工圖 192

我與《天涯》（摘選） 205

張家與李家的故事 221

重說道德 227

第三輯——文學與文化

文學的根 250

夜行者夢語 258

好「自我」而知其惡 270

感覺跟著什麼走 274

扁平時代的寫作 282

公因數、臨時建築以及兔子 289

現代漢語再認識 297

遙遠的自然 321

一個人本主義者的生態觀 329

群體「尋根」的條件 342

從循實求名開始 349

心靈之門 361

評論

韓少功印象及延時的注解／蔣子丹 366

後革命時代的詩意／南帆 381

編輯後記——傻子的話／彭明偉 410

附錄

附錄一 韓少功作品集舉要 418

附錄二 譯名對照表 419

世界

第一輯——民族與世界

世界

世界

世界

世界

世界

世界

一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羅江邊插隊ⁱ，常聽當地一些農民聊天。在我那個村子的附近，山頭還有抗日戰爭時留下的戰壕，偶爾還能在草叢或荒土裡找到一顆鏽垢纏裹的顆粒，磨一磨就亮出銅澤——是子彈。子彈證實了史料上的記載，那裡曾經發生政府軍截斷長嶽公路的阻擊戰。

農民把兵稱為糧子。農民說日本糧子好可怕，說那時候一個受傷的日本糧子進了村，可以嚇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個精光。

對付這個兵，還是個掉隊的傷兵，上百號男女沒有人想到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i 編注：全名為「插隊落戶」，是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組織城市青年到農村定居、勞動的「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種，以此方式下放到農村的城鎮知青，將戶口直接遷入至下放的農村生產隊，勞動、分配、生活等方面與農民完全相同。（本書腳注部份，作者注以阿拉伯數字標示，羅馬小寫數字為編輯注，後同。）

我對這種說法大為吃驚。我從農民的笑談中洞見了另一種真實，一種恥辱感揮之不去的真實。我很不情願地明白，這個民族自清末以來一次次成為失敗者，除了缺少工業，還缺少另外一些東西。

二

多少年後，一九八九年的法國巴黎曾經有一個酒會。主人是來自台灣的一位文化高官，主賓則是大陸一些有名氣的文化人，還有少數幾個法國朋友應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說一口漂亮的國語，也明明知道他的主賓們聽不懂英語，但更願意用英語致詞。譯員當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語翻成法語，把面面相覷的一大堆中國人晾在一邊。

一個中國留學生覺得不對勁，準備提請主人注意到這一點。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不要非禮，這可能是人家的習慣。」

一種奇怪的形勢就這樣持續下去。主人對主賓們致詞，壓根不在乎對方能否聽懂。這種絕非疏忽的輕慢，竟然有受辱者畢恭畢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別人代為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語言，包容了幾千年浩瀚典籍的語言，曾經被屈原、司馬遷、李白、蘇東坡、曹雪芹、魯迅推向美的高峰和勝境的語言，現在卻被中國人忙不迭視為

下等人的標記，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聽不懂，但沒有人退場，也沒有一個人站起來，用這種雙方都聽得懂的語言說一句：「先生，請你說中文。」

三

聽說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個民族的衰亡，首先是從文化開始的，從語言開始的。侵略者從來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個人的心裡只有語言，精神唯語言可以建築和守護。

法國作家都德的小說〈最後一課〉，已經描述過向侵略者繳出語言的痛苦。滿清王族最終沒能征服中國，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沒，退出紫禁城則只是遲早的問題。走出十九世紀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傷痕，也許不是來自帝國的入侵和掠奪——外來的實業家固然心狠，但有時候留下一點科學技術的擴散，留下一些大樓或公路，對殖民地的經濟多少有一點刺激。比較起來，帝國最大的罪惡，影響最為深遠的罪惡，莫過於語言殖民化所帶來的文化殘疾。文化消解了，就像靈魂熄滅了，一個民族即便有再強健的體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沒法凝聚出堅定的行動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經濟上的長久困局，也在所難免。

美國長篇小說《根》裡面有一段情節：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寧願被抓回來皮開肉綻地遭受毒

打，不惜冒著被吊死的危險，絕不接受白人奴隸主給他的英文名字，而堅持用非洲母語稱呼自己：昆塔。

可惜，只剩下這樣一個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傳下去，也只具有象徵意義。作為昆塔的第二代後裔，小說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尋找非洲。白人強加給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無法解決那一片大陸上累積的問題：債務、戰亂、愛滋病，還有環境破敗和技術落後。

中國的很多字也有血跡，只是已經褪色，已經被人淡忘而已。海峽兩岸的這些高官和文豪，在這一天的酒會上主動和自願地背棄了中文。事情很明白，這些聰明人感覺到中文沒有足夠的含金量，至於還含注多少尊嚴，多少熱誠，多少創造的智慧，也並非不成為問題。他們為了顯示與自己領帶和皮鞋相稱的教養，沒有必要對這種下等的語言親近。

四

文明是一條長長的河，不斷地有細流的滲去和匯入。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了，命運嚴酷無情。沒有充分理由斷定，某種文化將長盛不衰萬世永存。南瓜地馬拉的叢林裡，瑪雅文化只有廢墟殘存供後人憑弔和猜測。當年不會比漢語覆蓋面小的古希臘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興起之後，也呼啦啦崩潰。

遼闊的中國，期待著一個奇蹟般的再生。從「五四」運動或更早的時候開始，一場文化再造的百年苦鬥，從西來的民主和科學中獲取熱能，歷經外部的封殺和內部的自戕，把數以億計的人匯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壓力和危機尚存。我們還沒有今天的孔子和莊子，今天的《離騷》和《壇經》。我們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大學群落，但還沒有自然科學裡的愛因斯坦、海森堡，沒有哲學裡的康德、馬克思、海德格爾，沒有歷史學裡的湯因比，沒有經濟學裡的亞當·斯密、凱因斯，沒有文學裡的托爾斯泰、卡夫卡，沒有藝術裡的畢加索、貝多芬……一句話，從總體上看，我們畢竟還少有影響和推動世界潮流的當代文化巨人。描述一個文化上的東方強國，還只能含糊其辭。

我們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認自己的學生地位。嚴格地說，我們的很多學科，至今還在靠西方的輸血而生存。我們不少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因其種種無法擺脫的歷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紹家、鑒賞家、綜述家、資料整理家，而不是創造家。他們即便幹得很不錯的時候，也只是稱職的導遊員或節目主持人，對各種節目融會於心，但沒有自己的節目，或者自己的節目不夠精彩。他們被尊為區域性名人，但還無法被納入全球性的文化視野——即使把有些人對東方的歧視因素排除出去。現代中文的價值含量，還沒有使中文達到人家必須尊重，必須使用，必須廣設課程加以學習的程度——雖然近來的情況稍好了一些。

對一個人，對一個民族的語言出產，希望有更多獨特性的創造，這永遠不是什麼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後，目下正大舉炒入西方市場、正在被某些西方人爭相喝彩的，卻是另一類中國文字。有幾部志在票房的電影，有幾本通俗的自傳性小說，作者可以在藝術上平庸得一塌糊塗，唯獨有一點上卻絕對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擠眼淚，揪鼻涕，全力展示中國的乖戾、殘酷、可笑，暗無天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藥，其文化背景該遭天譴，以滿足某些西方人的憐憫欲和種族優越感。他們像一些職業乞丐，進入都市之後，被財富和作派嚇得兩眼發直，大氣都不敢出，於是選擇最省力氣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爛，頭上一定要有膿瘡，最好還能在街頭亮出血糊糊的傷口和畸形的斷臂殘足，以便招來好奇的圍觀，讓路人施捨小錢。為了使乞討有一個神聖的名義，他們學會了下注政治。也是在法國，一個裝容著深刻表情的演講廳裡，優質音響設備正在傳出哪怕最微弱的嚙嚙氣聲。一位記者提問：「在現在的中國，還有沒有人因為寫小說而坐牢？」我身旁一位女作家猶豫了片刻，斟酌著說：「我見到過一個囚犯，他說，他寫過小說。」

回答當然很精明。把「因為寫小說而坐牢」偷換成「囚犯寫過小說」，含混之際，既滿足了記者對答案的預期，又不違背事實。既以貌似大膽的言論在外面出彩，又沒有超出底線，不至於因言論失實受到國內的追究。讓記者高興是重要的，輿論意味著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機會、訪問邀請和美元。暫時不得罪中國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還打算回國或者出任什麼委員，還打算踏